

痴情女为打造“精品帅哥” 失财又失身

王兰网上邂逅帅哥，一见钟情。单纯痴情的她骗来父母的钱财资助帅哥“深造”，献出美色鼓励帅哥“成才”，试图将男友改造成“精品帅哥”，谁知对方却是一只不折不扣的“披着羊皮的狼”……

一见钟情

王兰父亲做煤炭生意，拥有千万家财。2006年3月初，王兰上网聊天，被一个名叫张雷的小伙子幽默的谈吐吸引住了，聊了几次感觉非常投缘，通过视频看对方长得玉树临风，便主动相约在高笋塘广场见面。

王兰早早来到约定地点。当看到一个右手拿杂志的小伙子潇洒地走过来时，她的心直跳。这小伙子长得太帅了，莫非他就是自己的帅哥网友？王兰红着脸与小伙子搭话：“你好，请问你是张雷吗？”小伙子微笑着点了点头。两人一见如故，张雷领着王兰游览高笋塘广场、太白岩、滨江路。每到一处，他都滔滔不绝地给她讲解美丽景点蕴含的动人故事，王兰听得直咋舌，“你懂得真多！”

张雷是万州区高粱镇人，5岁时父母离异，他跟开大巴车的父亲一起生活。他从小就十分淘气，上小学时，常常逃学，成绩总是倒数第一，除了不到三年书便辍学，为了躲避父亲的巴掌，他经常不回家，夏天露宿街头，冬天到地下通道里过夜。为了填饱肚子，他或者捡破烂卖钱，或者顺手牵

羊偷东西卖，有时也向低年级学生强抢索要。

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张雷就会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跟亲属、邻居骗钱。张雷没感受过家庭温暖，从小到大都靠自己“赚钱”生存，他对金钱有着疯狂的追求，认为钱才是这世上最值得信赖的东西。

虽然才23岁，但张雷已因抢劫两次被判刑，第一次抢劫低年级学生钱时刚满16岁，被判入狱两年；第二次抢劫路人被判入狱三年，2006年2月才刑满出狱。

外表帅气的张雷侃侃而谈，给王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晚她失眠了。

第二天王兰给张雷打电话约他见面，他们来到一家高档茶吧，她想进一步了解张雷的家庭情况。张雷黯然失色，悲伤地对王兰说：“我是个孤儿，从小没有父母，是奶奶把我带大的，前年奶奶也去世了……”谈到学历时，张雷显得十分惋惜：“我虽然刻苦学习，但因照顾年迈的奶奶分了不少心，只考上三峡学院的专科，去年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说这话时，张雷还无奈地摇了摇头。

美中不足

王兰彻底爱上了张雷。可随着频频约会，王兰越来越感觉到张雷的知识面十分狭窄，连泰国首都曼谷、意大利时装之都米兰等常识性的东西都不知道。王兰发现张雷虽然外表帅气，内在素质却不高。而她理想中的“白马王子”应该是表里如一的“精品帅哥”。她本想放手，可转而又想，内在素质可以通过后天练就出来，便决心用自己的财力和女

孩的魅力把张雷打造成“精品帅哥”。

王兰跟张雷谈了一次心，她问张雷：“雷哥，你为我是不是什么都肯做？”张雷干脆地说：“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王兰感动地握着张雷的手，“雷哥，我也喜欢你，但依你目前的内在素质还达不到我理想中‘白马王子’的标准。我们要继续处下去，你必须听我的，苦练内功，提高层次！”

张雷非常坚决地向王兰表白：“一切听你的，宁可扒层皮，也要苦练内功，提高层次。”

王兰把自己的千万家底亮给张雷，许诺要在经济上援助他，让他安心学习。

张雷开始时只想骗骗女孩的感情，没有太多的奢望，可当得知王兰的家里有巨额财富后，心态马上就变了。张雷做起了发财梦。

张雷冥思苦想，终于计上心来。这天，他对王兰说：“现在搞软件开发很时髦，我想学习软件开发。”张雷又说：“我有位大学同学在复旦大学开设的高级软件培训班学习，培训班的课程设置非常前沿，学成后能够独立开发软件。”王兰高兴地说：“行，你就到上海学习，费用我来出！”

王兰用张雷的身份证给他办理了一张银联卡，存入2万元钱，又花3000多元钱给他买了一部新款三星手机。随后，王兰又为张雷购买了飞机票，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

蚀财失色

到了上海后，张雷住进高档酒店，白天到旅游景点，晚上出入娱乐场所，很快就把信用卡里的钱花光了。张雷打电话给王兰：“兰兰，复旦的一

个老教授非常喜欢我，他答应破例带我搞研究开发，但需要我自己出资买些科研器材……”王兰爽快地说道：“你放心吧干吧，钱不是问题。”

王兰为男友的上进感到自豪，背着父亲先后向母亲要了5万多元，全部打进了张雷的信用卡。

一个月后，张雷在上海玩够了，想回万州，便给王兰打电话：“兰兰，我太想你了，我真想立刻飞到你身边。”“我也想，要是能请假，你就坐飞机回来一趟吧。”张雷走后王兰像丢了魂似的茶不思饭不想。

张雷当即买了机票飞回万州。王兰到机场接他。当晚，张雷带王兰到宾馆开了房间……缠绵了两天，张雷还得回上海“学习”。王兰为他买了机票，给卡里打入5000元钱。王兰还要送张雷上飞机，张雷坚决不肯，他说：“我不愿看到你分手时难过的样子。”

王兰走后，张雷就到机场退了机票，回头便联系了狐朋狗友一起逍遥快活。但他每晚都不忘给王兰打电话，汇报“学习情况”，倾诉思念之苦。周末傍晚，他便出现在王兰面前，来个牛郎织女会面。

张雷“飞来飞去”，不到半年便花了王兰7万多元。王兰不好再向母亲要钱，只好向父亲伸手。她跟父亲说：“我的笔记本电脑不小心掉到地上摔坏了，得买台新的。”父亲往她的信用卡里打入2万元；过了几天她又打电话跟父亲说：“现在用的手机过时了，想买部新款的。”父亲又给她打入1万元……半年多时间，王兰向家里要了十几万。

2007年8月初，张雷拿着从街头假证贩子处买来的

假复旦大学软件培训证书，向王兰报喜。王兰心里乐开了花。她确信张雷已成为软件人才，可张雷心里发虚，要是两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准得露馅，想来想去，还是以到上海发展继续行骗比较保险。张雷一本正经地说：“我现在是软件人才，要是在万州给人家打工，太亏了，不如自己干更能展示自我。我想到上海去发展。”王兰觉得张雷有志向、有抱负，鼓励他说：“对，真正有本事的人都自己干！”王兰问张雷要多少钱投资。张雷说：“老教授跟我谈了一个软件开发项目，先期投资30万元就够了。”

王兰觉得父亲是个非常精明的成功商人，也许对张雷闯市场会有所帮助，还是跟父亲直说吧，便打电话跟父亲说：“爸爸，女儿处了一个男朋友，他想到上海搞软件开发，但没有资金，你能不能出30万元赞助一下？”父亲联想到女儿在一年时间里就向家里要了十多万元，脑海里顿时产生了不祥之兆，但他没有表露，而是对女儿说：“我近日要到万州谈笔生意，把钱给你带去，顺便和你妈一起去看看你的男友。”

梦醒时分

张雷听王兰说她父母要来万州，立刻慌了神。他想弄到王兰父亲带来的30万元钱，又怕被识破。想来想去，他决心铤而走险，再干一把就抽身。

2007年9月21日，王兰的父母来到万州。王兰的母亲不住地打量着仪表堂堂的“准姑爷”，喜上眉梢。王兰的父亲却十分沉着，冷静地观察

着他。

在下榻的酒店，王兰的父亲问了张雷许多问题，问得张雷额头沁出豆大的汗珠。王父见多识广，张雷的回答让他非常失望：一是他跟女儿网上相识，彼此没有深层次的了解；二是他的软件开发市场论证有胡编乱造之嫌；三是觉得这小子不沉稳，不谦虚。

张雷对王父心有余悸，他感到自己太嫩，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这出戏再演下去非砸锅不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跑吧！张雷带着王兰为他办的信用卡里剩下的3万多元钱，关掉手机，坐车逃往四川乐山，投奔他的一个远房亲戚。

张雷失踪，王兰心急如焚。她责怪父亲把自己的“白马王子”吓跑了。她十分怀念和张雷一起的日子，然而越怀念越觉得自己目前的处境悲惨。万念俱灰之余，王兰给父母留下一封遗书，自己在宿舍里吃了100片安眠药，幸好被邻居及时发现。

王父觉得问题严重，私下找到在万州公安机关工作的一位朋友调查张雷的情况。他把调查结果告诉女儿，王兰却认为这是父亲反对她跟张雷相处而故意栽赃陷害，她不相信这是真的。民警拿出张雷的照片和犯罪记录给她看，她才不得不相信这确实是真的。她发疯似的哭喊着：“他骗了我……”哭着哭着便昏了过去。王兰悔恨不已，终日以泪洗面。

2007年11月9日，张雷被万州区警方从四川乐山抓获归案，现已被刑事拘留。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惩罚。

（应当事人要求，本文人名为化名） 陈凤尤

尼科尔斯基：鲜为人知的中共一大参加者

在中共一大的参加者中，有两位外国人——俄国人、共产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和荷兰人、曾担任过列宁工作秘书、由列宁推荐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于熟读中共党史的读者来说，马林的名字并不陌生，而尼科尔斯基则几乎是不为人所知的神秘人物，国人对他的情况知之甚少，连中共“一大”纪念馆都没有他的照片。

23岁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

尼科尔斯基是接替维经斯基的工作来到中国的。1920年3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支部领导人威廉斯基·西比利亚可夫派遣以维经斯基（中文名字吴廷康）为首的俄共（布）小组来华。维经斯基由此成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第一位使者。维经斯基认为，应当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维经斯基在华期间，约见了“南陈（独秀）北李（大钊）”，直接帮助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陈独秀一道帮助已解散的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实现重建。1921年1月，维经斯基回国，随后被共产国际任命为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书记。

维经斯基回国后，他的任务由尼科尔斯基接任。尼科尔斯基来华的使命，是和马林一道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

员会委员马林到达上海。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也到达上海。

马林、尼科尔斯基与李达、李汉俊取得了联系，通过交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筹建的情况后，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随后，李达即开始发信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要求他们各派代表两人到上海开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先后讲了话。尼科尔斯基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形势以及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

参加中共一大时，尼科尔斯基年仅23岁。与他同岁的一大代表有济南小组的王尽美、比他年龄小的也只有北京小组的刘仁静（19岁）和济南小组的邓恩铭（20岁），其余的代表年龄都比他大。但长期以来，尼科尔斯基却是谜一般的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世人包括中国、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学者对这位参加了中共一大的俄国人研究甚少，各种书刊也是语焉不详。直到1986年，在荷兰发现了极为珍贵的“斯内夫利特档案”（斯内夫利特是马林的原名）后，人们才搞清楚了尼科尔斯基的身份。手稿中写道：

“1921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派尼科尔斯基到上海工作，我也同时到达那里。”

“和尼科尔斯基同在上海

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来不独立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

“尼科尔斯基同志从伊尔库茨克接到指令说，党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不愿有这种监护关系。”

从马林的手稿中我们知道，尼科尔斯基是由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直接派来的，马林则是其助手。马林颇受列宁器重，身份是共产国际执委，而且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来的，又是列宁亲自推荐来华的，但是为什么却成为只有23岁的尼科尔斯基的助手，其中原因我们不得而知，有待史学家们进一步考证。

但为什么一些中共一大参与者在回忆时都认为尼科尔斯基是马林的助手呢？原因其实并不复杂。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马林已经38岁了，且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年龄较尼科尔斯基大得多。这给人造成一种误解，似乎年轻的尼科尔斯基是马林的助手。其次，马林精通英语、德语，略懂俄语。在中共一大代表中，李达和李汉俊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李汉俊还精通德语。李达此时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而中共一大又在上海召开，李作为东道主，担负着为会议提供场地后勤的任务，与马林的接触自然多些。另外，李达和李汉俊还担负着代表当时在广东的陈独秀向共产国际代表报告工作的使命。在中共一大上，上海小组实际上承担着中共发起组的责任。

参与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除了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派来的代表外，尼科尔斯基同时还是赤色职工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出席一大会议的包惠僧，曾数次提到尼科尔斯基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他在《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的回忆》一文中说：“1921年6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派尼科尔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后来，包惠僧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一文中说：“……第一天的会各地代表及马林和尼科尔斯基都出席了，主席是张国焘。第一项议程就是马林的报告。……接着尼科尔斯基报告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作与任务。”一大代表刘仁静在《回忆党的“一大”》中也说：“当时，共产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出席了‘一大’，一个是马林，荷兰人，另一个是尼科尔斯基，是俄国人，搞职工运动的……”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女研究员卡尔图诺娃博士也说：“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和文件中，也已发现委托尼科尔斯基到中国去的任务，他应当同马林一起帮助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筹备并召开中共‘一大’会议。他还承担着赤色职工国际主席委托给他的义务，更确切地说，就是承担着其机关设在赤塔的职工国际理事会委托给他的义务。”

从以上史料我们可以看出，尼科尔斯基不仅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派来中国的代表，而且还是赤色职工国际

的代表，他同时肩负着两项使命。不仅如此，中共一大结束后，尼科尔斯基仍在继续为赤色职工国际做工作，他积极参与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就是一例。

在中共一大上的表现

由于尼科尔斯基只会俄语，仅懂一点英语，与中国代表交流很困难，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尼科尔斯基这个共产国际主要代表无法直接指导一大，而精通英语的马林却可以与李达、李汉俊自由交谈，尼科尔斯基只能在一旁静静地听着。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到一些他在一大上的发言情况。在张国焘、马林发言之后，尼科尔斯基向大会宣布了共产国际远东局成立的情况和赤色职工国际即将成立的消息，并介绍了俄国革命后的情况。最后，尼科尔斯基建议将这次大会的情况向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拍电报，告知大会的进程。根据尼科尔斯基的建议，大会“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告诉他们代表大会的进程”。

中共一大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我们在这里非常高兴地说：希夫廖特同志（即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做了宝贵的指示……尼科尔斯基同志把成立远东局的情况告诉了我们，并向我们述说了他对俄国的印象。在这个报告以后，根据尼科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告诉他们代表大会的进程。”

关于尼科尔斯基个人更详尽的信息，是根据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中发现的一些新资料才搞清楚的。1989年，卡尔图诺娃在苏联《远东问题》杂志上公开发表了《尼科尔斯基：一个被遗忘的参加过中共一大的人》。此后，尼科尔斯基的身世才被搞清楚。

根据卡尔图诺娃博士的研究成果，对于尼科尔斯基的个人信息，我们可以知道以下情况：尼科尔斯基，生于1898年，卒于1943年。1921年加入俄共（布），曾在远东赤塔商学院读完三年级的大学课程。1919年—1920年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中服役。1921年转入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当时取名瓦西里或瓦西里耶夫。1921年—1925年在中国东北工作。1926年从哈巴罗夫斯克转到赤塔。1938年，因托派嫌疑而被捕入狱，1943年被错杀，终年45岁，后被平反。这就是目前我们所了解的尼科尔斯基的基本概况。对于这位中共一大的重要参与者，我们所知道的只有这么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毛泽东1942年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作为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和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尼科尔斯基和马林一起来中国开展革命活动，有力地加速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进程，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何立波（摘自《党史纵览》）